拙齋學測

赤山會語

讀書些子會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拙齋學測

蕭良幹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拙齋學測

拙齋學測

拙齋蕭良幹著　後學趙紹祖繩祖同校

大學古義

聖人之學。性學也。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必在止於至善焉。至善者。性體也。明德親民。皆至善中物。而至善者。明德親民之眞體也。大學之道。止至善焉盡之矣。大學之道。既在止於至善。故人道者。必先於知止。知止者。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知所止矣。則一身精神凝注於此。不復知有其他。故止之深而后有定。又止之深而后能靜。又止之深而后能安。能慮。能得。一步深一步。以漸而然。必始於知止也。知止之義謂何。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物者何。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皆物也。而本末分焉。事者何。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事也。而始終分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物之本在此。事之始亦在此。知修身爲本。此謂知本。知修身爲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知所先後。則近道焉者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不知修身爲本。則家不能齊。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自物有以下至此。皆言知止之義也。所謂誠其意者一章。緊接知本知至說來。卽所謂知止而后有定也。學大人者。既知身與家國天下。總是一物。而身爲本。天下國家爲末。則學之功。不必先求之家國天下之末。而止於本矣。止於本。乃所謂止於善也。而意有不誠。則動而離於善矣。所謂誠其意者。在毋自欺。毋自欺。只是愼獨。愼獨則意誠而

定矣。小人不知獨之當愼也。豈能掩於肺肝之見乎。蓋誠於中。必形於外。所以君子必愼其獨也。愼獨而意誠。意誠而德潤身。可以明明德於天下矣。故引淇澳、烈文二詩。以見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則民自不能忘。而民不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賢可親可樂可利也。是非誠中形外之徵也耶。所謂康誥、太甲、帝典、湯銘、皆言自明其明德不已。而及於民。又不已而通諸天。又明明德親民。必得所止。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之通父子君臣朋友間。要皆一誠之所貫也。然總是從知止至善來。知止至善。從知所先後來。知所先後。由知立本以及其末也。故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正心是接定而後能靜說。蓋其知已精明。意已堅定。有諸已矣。而此意未忘。不可謂心正。故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心之用。皆不可有。有則不得其正。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後謂心正也。心正則安其身而後動。與夫不知立本。而狥好惡於倫物之間者。不同矣。故其孝足以事君。其弟足以事長。其慈足以使衆。而是孝弟慈。一皆出於眞性之自然。而初無所強也。則國之興仁。興讓。天下之興孝。興弟。興慈。應之甚速而至大者。豈非必至之驗耶。絜矩以下。理財用人。不過同其好惡。皆能慮之事也。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豈非慮而後能得者耶。孔子所謂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此也。曾子所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豈非獨得其宗者耶。由是可見太學之宗。只是止至善。入太學之道。必先知止。知本乃入止之境。誠、正、修、乃歸止之功。齊家、治國、平天下。又止善之能事也。以言乎已。則謂明明德。以言乎人。則謂親民。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大學之道。其旨蓋如此。

答問臆說

一友舉學而時習章謂夫子開口說學字習字却不明言所學所習未知其果何所指余曰學心學也聖賢相傳之學惟從事於心故凡言學者皆求諸心之謂也三代而上心外無學故夫子止曰學而不復言學何事自後世求之於外而學字始不明耳時習者時習此心也習如練習之習夫子嘗云操則存操非把持之謂卽操練之操所謂習也吾人之心原是活活潑潑地原是潔淨洒樂惟放蕩縱恣欲根流注始爲憧憧始有窒礙故不得悅若時時練習此心不動於欲久之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復還活潑本體何悅如之學至於悅則既自得矣學之能事畢矣由是而朋來成已成物固樂也卽不幸而人不知焉吾心之眞樂自在又何慍也此其學不厭教不倦所謂成德之君子者耶

一友問一貫之旨余謂一只是一不必添心字理字一貫亦不必謂以一貫萬註中分體用言之恐亦未當體用原一體未立用安從生曾子學已有得夫子此時不慮他未知體之一只與他一判決作個證驗耳故應之速而無疑也忠恕而已便見曾子透悟實見道體處夫子所謂一引而未發曾子却眞舉而出之言夫子之道只是忠恕一件以貫之無他道也吾人只是一個忠恕何處貫不去故絜矩可以平天下一言可以行終身曰一似至元曰忠恕何等平實此聖門切近眞實語也

余讀論語至聞韶一章每思之不得韶樂信美善夫子聞之何必於三月又何爲遂不知肉味將不爲沉溺耶頃讀二程書亦疑此謂三月字當是音字之誤似爲近之韶之盡善夫子向聞之已亟稱之豈至今

日而始嘆舜樂之至於斯哉。韶樂殘廢久矣。齊景公三十一年。太師摯適齊。夫子亦以是年至齊。明年。夫子與太師摯論樂論韶。齊之韶。自師摯始。摯之爲韶實得之夫子。今聞摯所作之韶。與虞廷無異。故喜之深。不覺嘆之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謂不圖太師摯爲韶樂。一至於斯。非謂不圖舜之樂至於斯也。觀爲樂爲字可見。

近世有傳養生之訣者曰。一直心動念卽乖。豈亦悟於生理之本直與。人之生也。天命之性。盎然油然。如惻隱之心爲仁。羞惡之心爲義。辭讓之心爲禮。是非之心爲智。自然而然。不假作爲。不事矯強。何等直。吾人只是直心以動。不落安排。不涉擬議。不以一毫人爲忝之。便是直養無害。便爲全得生理。反是則爲罔。全是人爲。全是做作。非本然之直。生理滅矣。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一友舉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夫子嘗自謂云爾。默識章。何又謙而不居哉。余曰。默而識之。乃聖學要訣。默識者。默識此心體也。識非知識之識。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也。中庸一書。專發明默字。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便是默識工夫。學者以此學。故不厭誨人者以此誨。故不倦。此至誠無息。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作爲於其間也。故曰。何有於我哉。非謙言無有也。

聖人曲成萬物。無處不然。卽與人歌。亦自可見。反之非復歌也。教以反體諸性情也。歌詠所以養性情。歌而善。必其性情之中和者。故使反而觀之。欲其體驗於身心。不徒爲歌而已也。而後和之。則又以我之性情。與歌者之性情相忝矣。

一友云手足之無毀傷原非人所難何曾子臨終特啓手足以示人也余曰吾人工夫不得力到臨終時未免手忙脚亂曾子至是工夫到手已透過此關矣平時尚有兢業保任工夫至此連只意思亦無了坦然平懷超然任運本自無生無生可樂本自無死無死可畏所謂懸崖撒手時也故呼門弟子而告之如此啓手足者舒轉之意非示以免於毀傷云也要之今之灑脫原自戰兢中來若無此兢業工夫何由得到灑脫地位此又不可不知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曾子啓孟敬子以學道此重在道字容貌顏色辭氣雖道中之事然三者如何用力其本領只在道上人果能從事於道也則動容貌斯遠云云矣味斯字可見遠暴慢自然遠近信自然近無工夫蓋有道者之言貌自是不同如此此道之所以可貴也然則君子惟修道之爲務而已若容色詞氣上著力祇爲色莊祇成外飾耳

人皆以有天下爲巍巍夫子之贊舜禹獨以其有天下而不與蓋當世清高之士如巢許之倫看得天下與我不相干若反累我者逃而避之是不有天下了俗人則又沉溺於其中而不能自拔認定天下爲已有而繫戀不釋是又與了惟舜禹受堯舜之禪命九官命十二牧齊七政平水土一般以天下爲事而其心視天下若與我無與焉處乎崇高富貴之中而實超乎崇高富貴之外不染不離自如自在所以爲巍巍而人不可及也於此見聖人之學所以異於二氏者以此所以不同於俗學者亦在此獨舉舜禹者匹夫而有天下者惟舜禹故云

一友舉曾點言志章以爲曾氏獨不答夫子所問之旨余曰曾點既答夫子之所問矣惟是三子未答夫子所問之旨耳友駭然余曰聖門教人不論事功只論本領如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才豈下於子路而聖門羞稱之惟其無本領也故曰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夫子問諸子曰則何以哉蓋詢其本領以何者去應用耳三子却不說其本領只懸空說他他日之作爲譬之行賈者不說自己本錢多少却只說他白手充拓之爲其於何以之旨悖矣曾點却只就其日用之常物我同春之意以爲答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可矣此正以見在之本領爲他日之設施非答何以之問而何是意也惟漆雕開知之夫子使之仕而曰吾斯之未能信蓋不恃其才能而直欲求諸本領也故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一友問夫子告子張辨惑第舉愛惡生死未知其果何所指余曰生死猶晝夜非人所得爲也高者超生死其次任生死正也仙家者流貪愛未除執吝形骸每欲其長生如佛氏之流又惡形骸之爲累欲其速死斯二者皆違天而狥私者也仙家之說人多溺之而佛氏之談高曠者甚蓋自孔門如琴張、子桑戶之流已紛紛昌其說矣子張好高恐且信之故夫子因其辨惑而告之云云自夫子提出而爲老佛之說者可以不爲所惑矣若曰以愛惡欲人之生死人皆知其非何惑之可辨

一友舉能自修者謂無一不可對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余曰無一不可對人言此修行者能之無一不可與天知非聖人不能也友曰天與人異乎可以對人者乃不可與天知耶余曰天人之判也久矣世之

學者皆出於人爲人爲僞也何天之可言曰然則人固不可爲天乎曰吾人之心一天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吾心之初未淆於物觸之卽應感而遂通無造作無矯揉盎然出之所謂天也是故由仁義行天也行仁義則人矣敬以直內天也以敬直內則人矣赤子入井而怵惕焉天也而納交而要譽而惡其聲則人矣出於人者可以對人言而與天有違天何足以知之乃若可與天知者其形迹疑似之間容有不信於人者而又未必可對人言也昔者夫子之聖一天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此學之的也雖然天豈遠乎哉決之吾一念之眞焉而已

聖人行事雖專依義理亦必量力可爲而後爲之如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云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未爲不是程伊川便謂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夫據義理弑君該討矣亦必計其衆寡強弱我可以必勝而後行終不成只仗義而亡死而無悔耶大都宋儒看義理太刻煞亦甚害事

人情當得喪之際大難余見一生從事問學號稱道宗者當考課時被黜殊覺動心不豫然雖云非富貴心場或是事將就緒未遂究竟爲百姓憂然聖賢家法原不如此昔魯已大治功業垂成齊歸女樂魯君相特意怠耳非棄夫子也使夫子爲斯民期功業懸念宜小忍不卽引決然竟棄去不顧豈有人不用我而猶依依者哉

古之人非其道義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人今之學者一介不與者有矣一介不取則往往自恕焉

此其心非盡苟取也。謂一介爲無傷。硜硜小丈夫也。噫。是說倡而取予之節通矣。

今人每謂本體本來等語。乃禪家語。吾聖賢無之。其實禪家皆襲取吾儒意。非特創也。夫子曰。天命之謂性。不談本來乎。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蓋謂學非求增於外。厥修乃其所本來者也。故曰。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茲卽指本來也。惟修其乃來。故罔覺。不識不知。復其本來者而已。修而曰罔覺。斯爲眞修乎。

爲學須是緊用功搜洗欲根。令潔淨。不可以氣魄支持。蓋過去少年時氣銳。要好心勝。儘能支吾。欲不能溺。一至衰年。氣弱志隳。力不能勝。諸態畢露矣。蓋欲根未淨。氣衰時。不能制欲。戒之戒之。

蕭方伯拙齋公所著學測。有大學古義一條。答問臆說十七條。涇邑志著述門中。載有公四書臆書目。今未見。疑因此書之答問臆說而誤也。余又嘗見公仕學所記。以爲子夏氏固謂學與仕非二也。學而優焉。卽仕也。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是也。仕而優焉。卽學也。所謂載諸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是也。其說絕新而有意理。因此書未載。故拈出識之。仕學所者。公爲紹興府時修復稽山書院之所築也。嘉慶五年二月。後學趙紹祖識。

赤山會語

蕭雍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赤山會語

慕渠蕭　雍著　　後學趙紹祖繩祖同校

講學

蓋夫子有言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則學何可以不講也。學以孔聖爲宗。其自敍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夫子一生經歷體驗工課。非謙辭也。至聖且然。況吾人乎。迺世之談學者。上超悟而迂躬修。夫悟與修。有二乎哉。知味嘗味。未有不嘗而知味者也。知途適途。未有不適而知途者也。不言修而單言悟。是隔釜而羨甘美。披圖而說路程者也。其實非我有也。設絳帳者。捕風捉影。環橋門者。隨聲逐響。言高青天。行同泥淖。身負膏疾。廣施方書。遂令觀者掩口非笑。海內以談學爲諱。大道晦蝕。世路荊棘。是誰之過與。夫學求諸心而已矣。自上聖以至於塗人。其有弗同者乎。聖何以聖。吾何以不如聖。只爲一種習心浮氣。名根利關。世情俗態。纏擾到底。把自己一點靈竅。填塞昏蔽。如水本清而垢淆之。鏡本明而塵昏之。學者正所以去垢拭塵。復元來清明之體也。非有增於初也。講學者藉朋友觀摩之助。共復此元來清明之體也。非有增於吾也。吾輩一歲二會。會僅三日。此三日之外。所習何業。既已擔當此件。豈可虛度一生。凡已痛者。必攻其受痛之處。療病者。必治其受病之源。吾輩各各默省。自講學之後。平日氣質躁暴處。能消融否。慾念纏擾處。能解脫否。世情

濃焰處。能冷淡否。精神渙散處。能收斂否。倫常闕失處。能竭盡否。動念過差處。能喚醒否。良知洞然明白。一毫欺瞞不得。於此果有得力處。講學方有實益。若虛延歲月。往復如故。則此會亦奚以爲。夫悟有頓而功有漸。機常活而神常定。志欲高而心欲下。妄希頓悟。而土苴躬行。侈言活潑。而蕩踰繩檢。未窺堂奧。而廣開法門。皆非余所敢知也。至于會講之時。須平心定氣。肅容端坐。虛懷求益。即葛藟未必無補。有如掇拾話頭。橫口盤駁。即此便是妄心。聽者徐徐分解。彼此均益。若執定己見。長喙爭辨。是猶有能心。謂朋友規切之義何。願與諸同志共勗之。

又

世之談學者夥矣。卑之一行自矜。不知向上一着。如身處密室。不睹大全。弊也。使人局而不張。高之抵掌性命。緩步渺修。如露坐簷椽。不蔽風雨。弊也。使人蕩而不檢。兩者蓋交訊焉。學人之言曰。學以同體萬物爲宗。此是的傳要語。夙昔所聞。疇能易之。顧矢口易。覩體難。親莫如兄弟。宗黨矣。幾能肫肫脈脈。痛痒切身者乎。即子之於親。誰不知愛。回視人少則慕之時。最初一點眞念。頃刻不忘。終是有間。故曰五十而慕。惟大舜能耳。庭闈尙然。何況九州千聖學脈。未可以空言承當也。又其言曰。人只要當下認得已是。天地萬物公共之已。凡視聽言動。食色臭味。總是活潑生机。不須防檢。此語亦甚快便。活潑云者。悅樂之謂也。悅從時習。來惡可已。根孝弟眞心上發生出來。本實先撥。生意槁矣。烏言活潑。是又未可以意與承當也。吾輩今日會堂上。默默自省。於此如何。言同體。須要養得箇仁體。完完全全。愛敬長仁民愛物。週身血氣

榮衛無一處不流通聯貫方是同體實學言活潑須要洗滌得潔潔淨淨無一毫粘帶凡富貴貧賤顛沛患難生死殀壽視如寒暑晝夜之遞遷了不動念獨往獨來不憂不懼方是活潑眞機痿痺不仁動言同體葛藤不斷侈言活潑饒說得天花墜亂於自己身心不相交涉紙鳶木芝耳

又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時雨上矣次之而成德達材又次之而答問淑艾隨時變化因材造就如大造鼓鑄萬物各充其量今之教者不問初學久學上資中資摘出最上一語開口便是這箇論事曰先要明學論學曰只要悟性凡古今之以氣節稱者以功業稱者以淸修稱者槩目之爲不聞道謂是數者不足以盡道則可謂之非道則不可道豈懸空無用之謂耶孔孟之後名賢代不乏人若漢之張留侯諸葛武侯唐之李鄴侯宋之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出處事業儘是合道難說不自學問中來特未嘗著書耳川澮摠是河派邱垤摠是岱脈道未墜地豈謂無人世之談者推尊濂、洛、諸君子中間數百年一舉而盡掃之寃哉夫子論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舉人所視爲難者而極言中庸之不可能耳非鄙棄三者而謂不必能不屑能也其言克伐怨欲不行而曰仁則吾不知欲原憲默默體勘此不行處纖毫未能融化如金之在爐稍有些夾雜便不是十分純金故曰吾不知以待憲之自悟非抑之也世之談者一切目爲亡當而過爲高渺之論初學之士平日功力未到驟聞此語精神彷彿志意飄蕩遂成放傲之習所關世道人心不小誰建旗鼓而令至是象山先生莞庫學問大進其自言曰某在人情物理上

做工夫。陽明先生初年習靜。從龍場憂患中大悟得力。其言格物是誠意工夫。何等眞切。世儒坐紫陽大賢於堂廡之下。直欲凌陸王二先生而上之。誠不知其何見也。

又

近世儒生。交口而非譏談學者曰。趨步舜也。而心非也。是溷名實而爲亂首。縉紳先生亦羞言之。蓋由一二談學之輩。立論過高。其言天理人欲。曰人欲卽是天理。言人心道心。曰人心卽是道心。言操則存。舍則亡。曰本體上着不得一操字。言克己曰克不了。言莊敬曰恐犯手。愈說愈元。愈元愈惑。遂令寡聞淺見之夫。借一二儱侗之語。以文其陋。而嗜利規勢之徒。借廣大圓融之說。以濟其私。觀者見其猥鄙無當。掩口非笑。噫。此豈學之過哉。學不講不明。學非盛世之所宜諱也。吾輩旣名講學。欲明此學。如日中天。人不吾議。當求爲無可議。立身行己。徹內徹外。上不媿天。日幽不媿鬼神。俯不媿妻子。浩乎如河海之無不容。而涇渭亦自有分。屹乎如山岳之不可搖。而平易亦自可親。出則參兩事業。彪炳宇宙。處則篤實光輝。雖隱亦見。此之謂大丈夫。眞豪傑。衆具有目。豈惟不爾誚讓。其將以吾黨爲赤幟而翕然向風。則茲會不有厚幸乎。勉旃哉。毋忘今日交儆之意。

與弟登論學

吾郡會所頗多。但議論未得歸一。執辯求勝。有如聚訟。摠之不越修悟兩端。主聞道爲上。修行次之。一語。修悟二字。分不得先後。亦分不得上次。世上有一等在名義格套上做較。那由仁義行的。落第二層。故曰

次若是眞修修卽是悟不修悟箇甚麼眞悟悟卽是修不悟修箇甚麼此所謂一人而二名也辟之五穀人人知味人人甘食知味便要食食口便知味何爲上何爲次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下面緊接牛山之木一章聖賢教言針線縫密毫無滲漏此是眞血脈路吾人不從自己身上透骨切心處着實理會祇憑聰明上見解氣魄上承當門面上改換光景上玩弄平時指東畫西一臨事變手荒脚亂神昏氣餒向來些小樣子撐持不定倚靠不得皆由平時精神渙散工夫不熟致有此病所謂修者何在悟者何在徒成一夢中語耳不佞少不知學冉冉老矣吾弟資性篤實任道之器趁壯年發志務求實學實用不負此生有聞幸以告我

識仁

頃閱家廣文伯穀問答錄論學者須先識仁詳哉其言之矣無能贅一詞竊謂先識仁三字程明道先生指示學者入門路頭到得工夫純熟時通體渾是仁仁亦是名號安所事識曰識猶二之也行人識路若家常路出門便是朝夕由是固且忘之安用識識人識面自己耳目口鼻原是我的亦用識否乎未至須先識既至不須識或亦明道教人之意吾人各各體驗親切看得活用得圓豈但誠敬是存仁工夫防檢窮索亦是存仁工夫千言萬語皆合併得來人患提念不眞耳眞志於仁自會識仁如人發志願行路自會識路無柰却步不前坐而謀路徑之迂直也是以孟子有熟仁之訓

去障

一友問學要去障。何如曰。有富貴之障。有功名之障。有道德之障。勘得破時。道德無障。功名無障。富貴亦無障。世之以障爲悟。有矣。聞見障矣。聞見安可廢也。形形色色。皆太虛中所有。特不爲形色作礙耳。一切屏去憑藉虛見。究且有莽蕩之病。亦一障也。技能障矣。性靈中有自然作用。此謂之才。才何可無。偶人兀坐動止須人。昧子宵行。東西易向。有不傾仆也者幾希。亦一障也。事物障矣。人性中信不可着一物。工夫須從日用上練習。曾哲浴沂風雩。夫子第就見在而與之。世儒遂以爲千古絕學。堯舜事業。直將糠粃視之。操舟而不習柁棹。吾知其蔑有濟也。亦一障也。局隘障矣。天地萬物。信同一體。然惟盡己性。而後能盡人性。成己乃所以成物。欲如大舜之與人爲善。須看得舍己從人。樂取爲善處親切。設筏渡人。而不先問津。肯溺耳。亦一障也。終日論學。抗辯求勝。障矣。復忝以禪語。立地成佛。由有佛心。雷鳴何人不聞。近火何人不驚。頓悟了手者。誰乎。原無夙根。徒據紙上經卷。摘取上品醍醐。奉爲無價至寶。談禪則不能離儒。談儒又不能捨禪。人生精力有限。到頭作何究竟。是又添一障也。陽明先生云。學問只求日減。不求日增。不若將一切聰明見解。瓦塊玉屑。盡皆融化。不留絲毫於胸中。直將生來一點靈明。透露保任。針針見血。步步踏實。方爲徹內徹外。有體有用之學。程子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只此八字。學在是矣。高明以爲然否。

本體

學者動言本體。晰入毫茫。夫本體人人自有。不待言。不必言也。所與朋友講究者。實體工夫耳。離本體而言工夫。鑿也。遺工夫而言本體。虛也。卽如禪家貴悟。然亦不廢修持。達磨面壁十年。歷盡苦魔。而後成道。

阿難親從世尊數十年。幾隳法身。而後得悟。悟後修持益堅。直至滅度。毫不懈散。方始成佛。譚何容易。吾人當以孔孟爲宗。論語言時習。中庸言愼獨。孟子言集義。並不曾離了工夫。單言本體。蓋本體不落形聲。不假思議。待學者功深力到。積久自悟。不可以言語形容。凡可言者。皆學問之功所繇以入於悟之路也。故曰眞悟不解。解悟不悟。

戒愼恐懼

有疑戒愼恐懼。爲此心之窒者。審爾。則堯、舜之兢業。不如朱、均之放傲矣。有是理乎。從睹聞戒懼者。在見顯上着意揑持。便有厭苦之病。有時戒懼。有時不戒懼。從不睹不聞戒懼者。在微密中優游存養。有灑然自得之意。無時戒懼。無時不戒懼。蓋不睹不聞。性體也。性體圓妙。瑩淨活潑潑地。所謂戒愼恐懼者。非有物在手而捧持之。非有患在前而驚怖之。正惟常存此圓妙瑩淨活潑之體。不受塵縛。不逐世梦。似執非執。愈斂愈舒。吾無意於戒愼恐懼。而戒愼恐懼自在也。此性體也。虞廷精一授受。以至聖聖相傳。皆不越此。不言戒懼而曰見性。性從何見。種種情慾。誤認爲順適天機。究一無忌憚之小人而已。

堯舜事業

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是言堯舜許大事業。於性分不加。如浮雲之過太虛。於太虛無與。非謂堯舜事業。當不得甚事也。事業者。吾心之發用也。非事業。則性體無處顯現。而工夫亦無着落。中庸言愼獨。便說位天地。育萬物。言盡性。便說參天地。贊化育。大學言明德。便說齊家治國平天下。蓋未有不能經世而

可言學者。未有不適於用。而可言明體者。吾人日用之間。酬酢萬變。無非事業。經綸事業。無非此心。自非平日工夫入微。涵養純熟。一切習心習氣。消化得盡。臨事牽滯紛亂。便有差錯。安得井然有條。此等處須密密體察。不可放過。有等逐外遺內。些小事業。侈然自足。而不透元來眞性。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也。又有沉空守寂。而遺棄事業。爲不足理。觀流竭而可知其源涸。枝枯而可知其根撥。均病矣。合而觀之。迺爲全體大用之學。

名實

論者謂學不可有名心。所不可有者。好名之心耳。夫名安可忽也。天下無無名之人。亦無無名之善。如忠臣忠是名。孝子孝是名。悌弟悌是名。廉士廉是名。仁人仁是名。愛忠名。便不欺。愛孝名。便不逆。愛悌名。便不傲。愛廉名。便不貪。愛仁名。便不苛。士人惜名檢。畏清議。疾沒世而名不稱。名安可忽也。顧名實也。好名僞也。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實也。急人知而名焉。僞也。僞名。人之所惡。天之所忌。王莽篡死。卽不得與叶哺之聖並稱。豈致有簒弒之惡名。秦檜素有時望。拜相之日。朝士皆賀。惟晏敦復有憂色。檜不相。豈致與其妻孥裸體跪伏於武穆堂堂廟貌之下。市兒牧豎。皆得而鞭之。檜之相。莽之年。天罰之也。一時之富貴可竊。萬世之令名。必不可盜而得也。此眞僞之辨也。不此之辨。而槩云名心不可有。世人不察。藉爲口實。人獨有此名義耳。非是。則大防潰而行檢裂。世風其何賴焉。

狂狷鄉愿

狂者亦是檢飭的人。只因氣局闊大。功夫欠細密。故曰狂。狷者潔潔淨淨。無一毫點汚。只多了有所二字。便落方隅。不能四面通達。故曰狷。局大收束易。局小開展難。故狷次於狂。鄉愿過惡在一媚字。王俊媚秦檜而陷武穆。丁謂媚萊公而親嘗糞。古今小人。只一媚字壞盡人品。結果了一生。鄉愿是箇流汚不忠信不廉潔的人。做箇老實恬淡的模樣。是工爲詐而巧爲貪也。故曰德之賊。世人見放曠高張者。目之爲狂。狂如是乎。是厚誣狂也。見履繩蹈規者。指之爲鄉愿。鄉愿能如是乎。是過譽鄉愿也。倒置甚矣。故不可不辨。

楊墨子莫

孟子闢楊墨。訾之爲無父無君。等之爲禽獸夷狄。痛惡之極。此非盡楊墨之罪。爲楊墨之言者之罪也。楊子初往見猶龍氏。及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頓改換了樣子。亦是最明快的人。墨與孔子同時齊名。公輸攻宋。墨子善守。亦是有幹濟的人。惟是道理原是一個。二氏分爲兩途。一則爲己處着念過重。一則爲人處着念過重。纔着重便有病痛。孟子就他一偏處極言形容之耳。天下非一毛之所能濟。摩頂放踵。人情乎。須活看楊之言曰。人人不拔一毛。人人不利天下。而天下治。墨之言曰。萬事莫貴於義。先立定主意。不知通變。其說之弊。必至於禍天下後世。此無楊墨之失耳。子莫執中。從楊墨上起見。不是自心中流出。便不能圓轉順應。到得至當恰好處。故曰無權。孟子去楊墨百餘年。而好異者標幟二氏之說。借爲我以濟其自利之私。借兼愛以濟其融通之術。分門立戶。聚衆樹黨。言盈天下。而世道人心壞亂極矣。孟子安得

不極力抵詆之。

三聖人辨

赤山初會講堂上。論及伯夷、伊尹、柳下惠。一友問曰。三子何以不入道統。解曰。道爲虛位。屬在人身上。於子則謂孝。於臣則謂忠。於弟則謂悌。於友則謂信。潔身則謂淸。覺民則謂任。容衆則謂和。皆道也。則皆統也。友曰。序不云乎。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並不曾說及三子。此說非歟。一友解之曰。所謂傳者。虞廷十六字。文王作彖。周公繫爻。孔子贊易。孟子七篇。相傳以此。昌黎氏之言也。孔傳孟子。不及顏曾。此二賢者。豈在孟子之後耶。友又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亦甚不滿於三子矣。解曰。伯夷不是褊急的人。觀他不念舊惡。何等寬洪。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孟子就他淸的一邊。形容之極。伯夷似江河。特不如孔子之大海耳。故曰隘。柳下惠亦不是倨侮的人。從焉能浼我四字看。覺占地步。不如孔子只說磨而不磷。涅而不淄。不說人不能磷。不能淄。更渾融。故曰不恭。不由如三條正路。那兩條路。不如這一條路平易闊大。人當從這路走。不須從那兩路走。故曰不由。三聖人已到至處。只爲孔聖一箇時字比倒了。此當以分量言。吾人尙論千古。直將鄒聖所尊稱爲聖者。塵而置之道學之外。未敢以爲然也。

四先生論

理學紹明於宋。至我本朝而益光大之。然從祀廟庭者。僅僅四先生。典甚嚴矣。論者猶不無軒輊焉。姚江

尙已。新會受學崇仁。而超悟不由師傳。河東視餘干伯仲之間。而於新會。不無遜焉。此學人之言也。河東之學。亡論讀書言行錄。句句精實。卽其官大理時。巨璫王振。怙寵專橫。擅行誅殺。公與同鄉。振引以爲重。欲一見而不可得。振姪王山淫肆。誣陷人死罪。公釋之。振怒嗾言官劾公。故出人罪。繫獄議死。公不爲動。夜讀周易不輟。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者。非耶。新會處此。不過如是。不能有加於河東之上也。死生一關。最難打破。閒論易。臨境難。文清當此之際。持得定。應得閒。非平時養深力厚。未易臻此。世儒尊稱新會。如所謂舞雩三三兩兩。勿忘勿助之間。時勤歌咏。所徵不足於河東、餘干者。謂其仍宋儒窮理之說。未能脫灑。夫窮理。聖門所不廢。孔子生知。至如辨萍實。識商羊。專車之骨。肅愼之矢。亦生時就知乎。新會蚤年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後歸白沙。靜中有悟。文成博恰淹貫。隨叩隨應。于凡禮、樂、刑、政、兵戎、錢穀之類。靡所不該。而致良知三字。乃其學問主腦。則窮理安可盡非也。之四先生者。雖識趣分量。不能盡合。其所至之域則同。九原可作。雖爲之執鞭。所忻悅焉。何敢以意軒輊之也。

立志

語曰。士先志。人有必爲聖人之志。而後肯學聖人之學。柰何立志者之鮮也。寒之於衣也。飢之於食也。儒之於靑紫也。皇皇焉如將不及。至於學。則謙讓未遑。語之以聖。則退縮不敢也。聖人亦人耳。不學不可以爲人。飽食煖衣。孟子之所謂近於禽獸。紆朱拖金。史氏之所謂沐猴而冠者耳。人可甘心爲異類乎。間有慨然自許者。亦只是意念激發。隨起隨倒。難語眞志。發志不眞。未可與立。欲立眞志。在親師友。人生自少

至壯。自壯至老。畢世精神。惟是富貴一途。嗜欲一念。深入骨髓。自非藉明師良友。時常觀摩規切。透出一種清味。安能洗換一付俗腸。露見頭面。將終其身無長進日矣。信不可一日無師友也。而交又不可不審。雖洪爐不擇鉛鐵。而毒火亦能裂釜。聖嚴損友。易戒匪人。蓋其愼也。凡我同志。宜三復於斯。

明史稱先生學過其兄。而惜乎所著之不傳也。按葉玉城所作先生行狀。有泉河紀略、古今倫鑒、諸書。其備兵睢陳時。又刻有牧民要語、讀律員機。行世。今邑志皆不能一登其目。則其書亡久矣。此赤山語錄一編。先生以啓廸其族人及會中同志之語。隨筆之所紀耳。然論學有本末。雖宗尙餘姚。而不敢以窮理之說爲非。讀三聖人辨。四先生論。窺豹一斑。亦可以得其大概矣。嘉慶五年六月二十日。後學趙紹祖識。

讀書些子會心

朱　荀　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讀書些子會心

讀書些子會心

以九朱苞著　後學趙紹祖
繩祖同校

明德之明.卽致知之知也.知者.乃吾德之本明處也.晦庵所謂虛靈不昧.陽明所謂良知一也.然吾德本明.而爲物欲所蔽則昏.是德未明.卽知未至耳.故在明明德.致知也.在親民.格物也.在止於至善.物格知至也.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致知之竅會也.皆所以格物也.而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皆知至之映發也.皆所以爲物格也.是物格知至.止於至善也.知至.意誠.心正.身修.明明德也.家齊.國治.天下平.親民也.明明德於天下也.

予小子嘗承過庭之訓云.物有節.非結上.乃起下.下六先字.七後字.正根知所先後來.修身爲本.正物有本末之本.格物正格此本末之物.事物中之事.終始本末中之終始.事有終始.是因物而應的工夫也.知所先後.只著用工處曉得次序.莫便作致知之知看.格物之物.非外之事物.吾心之故物也.所爲萬物皆備於我矣.格者.通也.通得萬物皆備之物.使吾心洞徹.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便是物格.便是明明德於天下.

自字是三聖人會合處.而皆自則不獨帝王也.夫子言明德而必曰至於庶人.意可知也.故法天.法聖.自

之力量。人人具足。今人參皆字不破。尊却三聖。辜負自己靈明。非也。予承過庭訓云。不必泥定古大人三聖人。或以克。或以顧。已開千古克復之局。今人何必非古人也。庶民何必非大人也。故一自字。是孔門當頭一棒。卽下愼獨的獨字之意。皆字。卽上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之意。

不用則故。用則新。有所不用。則有不新。無所不用。則無不新也。無所不用其極也。則無所不用其新也。古之人皆用之。君子非用三王之極。用自心之極也。用自心之極。卽是用宇宙之極也。

通部大學。都是格致。傳原無闕。而朱子補之者。是朱子之婆心所贅也。蓋身心意皆知之影像。現而爲物之幾倪。天下國家。摠物之流露。聚而爲知之光彩。知卽德之本明處也。而德之隨境有實地。便是物。故德之在心爲知。德之在境爲物。致卽德之明明處也。而明之隨境有參證。使是格。故明之通天下於一心曰致。明之通一心於天下曰格。如下誠意章。極其明白。經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毋自欺也。正毋自欺其良知也。正是致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正良知之不容自欺也。正是格物。此之謂自慊。正是物格而知至也。而必補格致者。是朱子之婆心所贅也。

誠意原無別法。經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毋自欺。正是致知處。所謂意之有覺。卽知也。而知之眞處。卽誠也。而眞知之愜意處。卽慊也。卽意誠也。卽知至也。愼者。知之用也。獨者。知之體也。若小人爲不善。正自欺蔽其良知也。然厭然揜著。亦是小人之獨。良知之偶露也。惟厭然揜著。所以不能自慊也。故君子必愼其獨知之地。而毋自欺也。嚴者。知之提惺也。潤者。知之快適也。心廣體胖。正自慊之由于毋自欺也。所謂

知至而意誠也故君子必毋自欺其獨知以誠其意也
致知之知乃良心也身者心之身也身有所則知未至也心者身之心也心不在則未致知也故正心卽
致知而是
大學必先在致知而好惡多僻則知未至也如何物格天下鮮是鮮格物致知之人也故修身者在致知
而是首節曰知惡知美二節曰莫知俱是從知上說予嘗承庭訓云正心不曰心有所而曰身謂心多爲
身所牽制四者是身上事修身不曰身之其所而曰人謂修身大槩在待人接物上去五者是施于人的
事
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一個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修身又只在致知此章又只在心誠求之一句誠乃
知之凝結處也心誠求正是致知處曰孝弟慈曰仁讓皆知之發越處也恕乃知之推行之緊也藏身不
恕只是不知耳若知一至身自然恕又何君臣父子兄弟之物不格也
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好惡兩字分別得明能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自能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自能
所令不反其所好自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致知只致此好之惡之之知而已格物只格此所
好所惡之物而已上下前後左右人士財用皆物也而致好惡之知只在物上去格經云所謂致知在格
物也明理財用人識媚疾聚斂皆是致知皆是格物到得物格而天下有不平乎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
大學一部只是致知在格物一句而格物致知又只在義利上分剖得明夫人所以終身不明者只義利

上不明也。明透義利。卽明明德矣。卽親民矣。卽止於至善矣。所以傳釋至善。而言親賢樂利二句。古之人明明德于天下。而天下平。只是明得這義利。而生之散之。使人心均平耳。所以大學首言明明德。而末篇不束明德。只言義利之辨。義利。眞吾人一大關頭也。天命謂性。說道原于天。率性謂道。說道竅于人。修道謂教。說君子盡人以合天。通重修道之教一句。而戒懼愼獨。致中和。皆是修道工夫。王觀濤曰。教不是耳提面命之教。乃主張世道之教。梁無知曰。下文戒懼愼獨。正是修道工夫。卽所謂教也。觀後自明誠謂之教。子思已自註得明白。若作教人說。何其戾于本旨乎。

若說位天地。育萬物。便非自然化功。若把位育並說。吾不知天地如何去位得。夫萬物原根於天地。天地位的景象。只在萬物育上見。若只說吾心中有位育。亦只說得未發之中一邊。孰知致中和。蓋本中以達和也。則位育多從中節之和運用出來。若說位育。專是帝王功用。則位育原是性分中事。夫又何人無性命。要知在帝王則爲事功。在聖賢則爲學問。在世道卽爲化育。在一人仍爲性命。

中不出喜怒哀樂。所以謂之庸。而小人何嘗離却喜怒哀樂也。但君子是個戒懼愼獨的人。小人是個無忌憚的人。纔說君子卽是中庸。纔說小人便是反中庸。更不容添一註脚。

時中只是一個戒懼愼獨。到底發皆中節。而無須臾離此中也。上中節之和。卽是時中之中。

大智者好問好察。用其中於民。而予不與焉。人而曰予智。則不知辟者。智驅之也。不能守者。知欲索隱行怪也。隱怪正是罟擭陷阱。惟在罟擭陷阱之中。所以在中庸之外。

未發謂之中中體原是不二的故曰一原是繼善之性故曰善得一善纔是中庸本體擇者從已發上求協此未發之中也服膺弗失正是發皆中節處湯若士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顏子服膺勿失只是須臾不離道意徐自溟曰服字卽依乎中庸依字膺字卽中字服膺卽依中二字若說擇這中的道理而拳拳捧持著之於心胸之間恐非顏子若虛若無活潑潑心體也

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飲食知味名心盡消惟聖者能之也中庸不可能都是名心壞了事不肯甘不見知而不悔故均、辭、蹈皆是名心所使便於率性之道添了許多造作是賢智者過之之事欲勝夫婦之與能反失率性之良能未至聖人之忘能反落百姓之鮮能是不可能卽從上三項可能上見

天命之性是隱率性之道是費率性之道天下之達道也上有天下有地人有聖人夫婦物有鳶魚皆道之所達也夫婦率夫婦之性故可以與知與能聖人率聖人之性故聽其所不知所不能天地率天地之性故任其有憾鳶魚率鳶魚之性故飛躍察於天淵然天地判於陰陽人物殽於夫婦故道之端必自夫婦始

人知鳶魚爲借景之言而不知語大語小皆借景也無忌憚一流人皆其有敢心壞了事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正是戒懼愼獨而能修道處

素者冲虛恬澹乃吾身自有之素涉世之正鵠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便是眞素如此看素字方與中庸的庸字不背

天下無鬼神則無誠矣而人心無誠則亦無鬼神矣鬼神之爲德乃人心之誠爲之也齊明盛服人心之誠也上下左右人心之誠所格也故曰誠之不可掩鬼神也誠也一也

達孝的達字響謂通行於上下之義今謂隨時變易之意兩說俱通但玩善繼善述而總之曰孝之至也則達是達先王尊敬親愛之志而通之於事相與推廣之耳然先王未嘗王天下豈眞有王天下之志事但武周時令先王而在亦必禘嘗而達於先祖也亦必郊社而達於上帝也亦必修祖廟等以達其尊敬之意亦必序昭穆等以達其親愛之心今先王不在而武周不過爲之達其志以通于事相與推廣之耳卽謂位先王也禮先王也樂先王也眞是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孝之至也故曰達孝

凡事節謂天下國家何者非事天下國家之事何者非道故曰道前定而言行事皆道之所凝皆非前定不能也不跲不困不疚皆不窮之用也皆道之所以立也莫以四句平看下節幾個有道字皆根前定之道來到誠身有道而曰明善正一身統衆道之原而妙不窮之用者也

曲者心曲隱微之地致者致中和之致曲能有誠唯致者至之形著明動變化所謂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俱脫不得誠字而末句能化極贊致曲之妙不可窺就至誠說宋羽皇謂以化言至誠似未得夫至誠者也唯至誠能化者化未有不爲至誠者也斯言透絕夫化卽至誠原下不得一轉語青雲堂曰至誠最直不誠最曲如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其揜著處何等曲然亦從誠處發出如能致之雖曲也亦能有誠誠則形著明動變化與至誠無異矣

誠。天命之性也。道。率性之道也。自成自道。修道之教也。誠者。物之終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不誠無物。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成之爲貴。是故君子戒不睹。恐不聞。必愼其獨也。成已之仁。天下之大本也。成物之知。天下之達道也。性之德合外內之道。故時措之宜。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誠者。體物不遺者也。自者。萬物皆備者也。天下莫非物也。天下莫非自也。從自之所流露。則自自俱屬之物。從物之所分剖。則物物各認爲自。

不曰誠者物之始終。而曰終始。夫終。言其成也。自始而終。前前後後。則有底止。終而復始。化化生生。有何窮盡。

至誠無息。純亦不已。首尾映照處極明。純者。誠也。不已者。無息也。不見。不動。無爲。皆至誠無息之心體自然而然也。天地惟誠所以不貳。天地惟不息所以不測。天地。一至誠也。至誠。一天地也。故先言至誠。中言至誠配天地。後言天地。末又總言天地至誠。何等法律。

博厚言配地。高明言配天。悠久不言配。而但曰無疆。何也。蓋極于無可配也。夫配之義。自一而之兩。參兩而爲三。猶有對待。至誠天地。是一是二。原無對待。更何配偶。但不言配。無以見其大。故曰配天配地。然只言配。又反見其分。復曰無疆。無疆是天地至誠之合也。直至於配而無可配也。

胸中想著仲尼。口頭忽說天地。非從天地見至聖。正就至聖見天地耳。此中便有圓滿化工在。若於末句忽添仲尼。便不合語氣。

中庸開口說天曰不睹不聞。末後結天曰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人心而涵天命。無聲無臭。天命而通人心。然不睹不聞無聲無臭總之只是一個闇然。闇然乃是達天德的實心。潛伏屋漏。乃是闇然的實地。不見不言。不動不賞。不怒不顯。又是闇然的實功。到底只是一個闇然。以合無聲無臭之天也。

夫子嘗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豈彼蒼蒼之天。自心獨知之天也。學而時習之。時天時也。學天學也。夫誰得知之。又從何怨尤之。活活潑潑悅、樂、不慍。其知我之天乎。其自心獨知之天乎。須重人不知節。夫子轍環列國。道大莫容。終身莫我知也。首節是學不厭。次節是誨不倦。總是人不知之事。而悅樂正是不慍的根由。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茲君子。卽聖人也。

予承庭訓云。人生不學之良。天命之性也。一涉於學。則習矣。然悅樂不慍。仍是說性。正學以復其性也。時習而悅。不是時習了方悅也。悠然會心。學之不已。卽時也。不能已之脉。卽悅也。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爲仁與爲人須照看。孝弟爲仁之本。莫認作根本看了。樹根曰根。樹幹曰本。仁者孝弟之根。孝弟者仁之幹。

民字最吃緊。敬事者。敬民之事也。然事無大小。要無敢慢之心。又要一念不忍欺之心。所謂信以成之也。節用而愛人。謂省民之財。以養民之命。節用處。卽是所以愛人也。

入孝出弟。自是本領。謹信親愛。自是枝葉。餘力學文。自是培養。

人生知行二字。再離不得。孝弟、謹信、親愛、行也。學文知也。行則知。知則行。安有空隙。曰有餘力者。正不欲

其有餘力也。所以緊接曰則以。則以猶言卽用也。令時時培養。不可令一刻放空。先德行。後文藝者。千里爲政以德光景。唐虞世界。儘可想像。夫子何必譬之北辰。要知夫子正是想像上世德化光景。不能得見於天下。姑仰觀之天上。天若以居示君德矣。天若以共示民德矣。然叔季之世。德化已邈。徒令人想像夫天而已矣。此處夫子殆有穆然致慨之意。

如何是德禮。如何廢得政刑。是德禮不在政刑外。但以政刑。便傷德禮。不以政刑。便見爲德禮矣。政設而民不知有政。卽德也。刑設而民不知有刑。卽禮也。

聖人何矩。心卽矩也。聖心何欲。欲者。心之活潑流動處也。而活潑流動處。適還吾心之天。卽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子游問孝節。末句只云不敬何以別於今之孝乎。更圓。

私字卽從不違處看出。無聲無臭。默而識之。便是私。退省是追想。與言相對之時。覺他原足發不是退後又足發。夫子只是想像其默識光景而形容之耳。

先行其言。有作先行後言者。先行矣。又何言乎。有作君子一無言者。然不過一訥言之人耳。又何補於世道。予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所謂擬議而後動者也。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然則諂與無勇。總不智之名號耳。一說非鬼不專指僭分。凡不屬吾身精氣之相通者。卽爲非鬼。一說見義只是大義。當前已自曉得的。若是眞見。必定有眞力。前說李忽齋。後說吳無障也。

近都作儉、戚、近於本。不知夫子既嘉其問。如何不以本告之。總認本爲中正之本。故看差了。孰知有本必有末。本末合宜。方是禮之中正。放曰。禮之本與。夫子先進之思有合。當主儉戚卽本看。蓋儉是一個質素。戚是一點眞心。如何下得個近字。

開口一周字。住口一周字。呼應處極有意味。夫子殆欲以周維周也。見得起頭那周。非尙文之周。乃監二代以成周之文也。邱至今緬想周初。正不覺係吾思者惟周。所深注而不能忘情者亦惟周。人切不可錯認了周。

賜之欲去。逆用其愛者也。夫禮以愛存。全杖此欲去之一言。倘賜當日曰。羊不可去。使夫子嘿然。則意味亦甚薄矣。

君弱臣強之時。名分之論。只可以警其君。不可以喻其臣。故定公太阿倒持。季氏尾大不掉。孔子不得已還向定公以振之。謂君誠使臣以禮。蓋使以昭事之義。禮以作忠之券。正重禮使以制他不得不忠也。昔齊景公憂田氏之逼。而晏子告曰。惟禮可以已之。夫子告定公。正是此意。

不處不去。正是成君子之名處。而所以成名。不在不處不去之時。夫世有遺境要名。而心不純者有之。心不純則去仁矣。君子去仁惡乎成。不處不去之名也。必無終食之間違仁。仁方不去。名方可成。至無違仁。雖造次顚沛必於是也。況富貴貧賤乎。今人都講不去處便仁。何富貴貧賤如此重也。

患所以立。非患無所以立。求爲可知。非求可知。

思齊內省。全是平日心上有個眞主張見特知其境耳。若必見而思省。將不見。則不思省矣。

家國天下事業。全在實實落落。能起信于獨知。不是元虛做出來的。如伊尹莘野三聘。便動堯舜君民之想。後來做的。悉符所言。這纔是個信。後人出仕。不過試之而已。試得着。成了些事。試不着。卽壞了事。開却不肯含糊做去。必要打破。把家國天下事箅定着數。方做。故說吾斯未信。這種心腸。何等實落。子悅。正悅他當下實實落落一念也。

諸講不知其仁。俱言三子未仁。大欠體貼。玩可使二字。夫子見武伯有用人之權。當爲國家訪經濟。不當如學士談心性。縱研幾于淵微。與國計民生何補。是使人不當論仁。故夫子曰不知也。

予承庭訓云。知十者。隨落一處。遍地皆圓。無對無邊之知。了悟也。知二者有對有邊之知。影悟也。若以知十爲徹首徹尾。則凡一中皆有個首尾。仍是知一。何言知十。

夫子言吾未見此正其意中事。思剛所以原不曾說破。或人以申棖對。夫子遂就棖身上判示。要知慾不只棖一人。故曰未見。若將剛與慾極力攻擊。棖便認影作眞。一場痴話。

夫子之文章。卽夫子之性天。但以爲文章觸處是夫子矣。不必言自目遇之而成形。耳遇之而成聲。以爲性天。則觸處難見夫子矣。執之言。亦夫子之言也。非夫子之性與天道也。則可聞不可聞。自了然。正與如愚不愚的說話一般。

敬者簡之神。善治者。正欲存其神。不欲標其迹。如舜之恭已。無爲而南面正。正得簡之眞神也。諭子桑而

曰可也簡。則必有所不可者矣。夫可者其迹。所不可者其神也。仲弓嘿會其本體。而恍遊夫子之意中。曰居敬而行簡。夫子適符其初心。又恍遊仲弓之意中。曰雍之言然。總只發揮得可也簡三字耳。可也簡三字。眞是通章血脉精神所聚。不可忽過。

通是個周急不繼富耳。原思一段。正見周急之意也。是文之餘波處。今人不知以辭與並對。那識古人文字。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賢者守禮。聖人達權。夫子不如此。不成其爲夫子。子路必如此。方成其爲子路也。莫說壞子路。

游藝者。活潑潑地。温養我靈惺之機。三件內皆有之。皆爲輔而非主也。從志道時游之。而道不苦于入門。有自然之向往。從據德時游之。而德不拘于把持。有自然之卓立。從依仁時游之。而仁非強合。有自然之渾化。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只可神遊虛想。而其光景夫子原說不出。後人如何說得出。記者極盡形容。而三月不知肉味一語。亦宛是夫子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而光景亦摠是不曾說得出。

若籠統說個富貴貧賤。摠是眞樂。摠是浮雲。便落禪門套子。還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所以無入而不自得焉。故富貴下個不義二字。便如浮雲。若義而富貴。何浮雲之有。然夫子浮雲視不義之富貴處。正恬然樂富貴處也。觀樂亦在其中矣。不曰在。而曰亦在。自無在無不在也。若浮雲則專指不義之富貴言矣。謂

疏水亦浮雲也。是究竟籠統說話。

五十而知天命。易者。天命之微。人事之精也。天與人一。人與天一也。時措之宜也。故曰無過。無過卽在學上看。身在過中。由學在易外。學在易中。身自在過外。我非生而知之者。節本文二之字。無所指示。卽謂堯舜以來。所相傳者。然夫子不恃自家聰明。一點一滴。要與千聖打箇合同。下句者也二字。謂好古敏求。我之爲我。如是焉者也。絕不打轉知字。今人多說求而知之者。不是。不是。

聖人時雨之化。如造化陶甄萬物。特領略者不同耳。非有四教之別也。

味知之次一句。上不知而作。非無知妄作也。是不假聞見之知。生而知之者。上也。作者之聖也。聞見之知。學知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從不可正見他可處。君子人與。與字不作疑詞。君子人也。也字不作決詞。是抑揚其詞以深與之也。但人與從當局節操上看。人也從平素涵養上看也。

次節禮字。卽矩也。卓立欲從。欲不踰矩也。但孔子則已從心所欲。不踰矩矣。而顏子則欲從而末由也。然顏曰欲罷不能。孔曰發憤忘食。顏曰欲從末由。孔曰不知老至。孔之樂亦在疏水曲肱。顏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顏亦幾與孔一矣。

止。非止息之止。乃止至善之止。則聖、賢、天、歸宿之地也。惜其早卒。但見其精進之日。未見詣極之日耳。

夫志氣之帥也。一帥當權。萬夫辟易。須在匹夫上着意。匹夫者。一人之稱也。對三軍之衆言。不可奪。莫泥

死生。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皆是不可奪處。

學問時時舍便時時進。終身誦之。是有而不能舍。以一善塞衆善之門。則何用不臧者。又何足以臧矣。曰用見道中還有許多作用由此充之。可處處盡善。曰足見道理無窮。不可以一善自足。由非不能用也。誤以爲只用此不忮不求而足以臧也。夫子是以警覺之。故善學者恒舍其所有。善與者恒奪其所有。

立者中立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未可也。權字宜對立字看。立者固執之義。權者時措之宜也。如伯夷聖之清。立于清也。柳下惠之和。立于和也。伊尹之任。立于任也。吾孔子無可無不可。聖之時者也。權也。漢宋人皆不識權字。皆以爲常則守經。變則行權。認權與經二也。烏知經爲體而權爲用。猶經爲衡而權爲錘也。體用不可分。猶衡錘不可離也。倘常則體不兼用。變則用不由體。猶常則用衡而不用錘。變則用錘而不用衡也。可乎。不可乎。

割乃宰割之割。而曰不正者。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者。不正也。助我正其所悅處。然卽有所不悅處矣。惟無所不悅。故非助也。葢顏子已幾默識耳順光景矣。不曰悅吾言。而曰於吾言無所不悅。可想顏子悅不在言。而夫子亦言于無言也。全水是氷。卽氷是水。正是無言不悅光景。張侗初曰。鏡合鏡兩影相涵。火合火一光齊照。絕對待。則無議擬矣。

由之瑟章。人多就子路造就上說。予謂當就造就子路說。堂字室字。俱從門字生出。拒於門之外。正引入於堂之內也。

子貢自是過一邊人。所以與師相契。得夫子一言。不惟師與商受陶鑄。而子貢亦在點化之中矣。末節過猶不及。王觀濤曰。倒說不可。平說不可。粘着二子說。亦不可。

人心惟空能受。心空而意念不着。能受境也。境空而計較不生。能受命也。賜不受命。貨殖億中。億則不空。屢中則不屢空。故夫子於賜知慧熾然之日。特地把箇第一冷澹人下他一劑也。然回非無億也。意息意滅。回之所以空。意作意起。賜之所以中也。不觀聖心無知空空如也。

公西華不是兩疑而問。見得天下事宜行。況由又是勇於行者。夫子忽然制他。故赤之問。殆從由起見耳。李衷一曰。夫子總是要他行。由宜斟酌。求莫留待後進之退之。全要看他點化處。繆西谿曰。退之亦是進之。夫子只退他兼人。不曾退他行。要認。

憂懼自外來安保其無不憂懼者。從自心不疚上來也。夫子是說不憂懼。人多說無憂懼者。何也。

折獄不是實有此事。味可以二字。夫子蓋自其素行許也。記者理會得此意。故實之曰無宿諾。

善道者。善其所爲忠告不可則止。正是道之善處。

予聞之徐自溟曰。直躬是任直於躬而不顧其父。若父子相隱。則是躬不任直。而直在於心曲隱微之地。故曰直在其中。

夫子致思有恒之意。非徒慨無恒也。一說不可以作巫。言此心不可以對神明。不可以作醫。言此心不可以寄命脈。一說不恒其德。其德喪矣。而或能承之以羞。則此羞心乃轉恒之機也。柰何人之不一自占也。

竟置而莫之羞也。占不在易。一念能醒。便是羲文。清夜自思。亦有圖象。

不曰孫言。而曰言孫。極有斟酌。非是一味柔順也。玩邦有道。危言在危行之前。邦無道。言孫在危行之後。亦有斟酌。大可理會。

公綽不欲。可以鎮靜而爲重臣。不可當劇而爲任臣。非貶公綽。見魯失官人之道。趙、魏、滕、薛、俱假借言之。不可認眞。

栖栖正不固處。固者痼疾。元氣槁而不通。夫子萬物一體。所以栖栖以元氣周流天下而不痿痺耳。玩何爲、毋乃、字面。微生非譏夫子。設爲佞以探栖栖之意。稱德不稱力。莫說驥無力。無才何以爲君子。此聖人貴所以用才也。

看賢者與逸民不同。避世莫作桀溺避世之士看。邱毛伯謂賢者志在行道。避世。是擇時而仕也。避地。擇國而仕也。避色與言。擇君而仕也。皆非果於不仕也。作者制作也。晦菴謂起而隱去。因上下章而云然也。不知作不可以言隱。豈有先隱於本土。復走出外境爲起去乎。禮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子曰。述而不作。按作字。還應作興起制作看。七人正蒙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也。宋潛室云。夫子自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七人。皆作以垂教。我今承七人之後。只述而不作之意。

晨門眞知聖心哉。天下有道。邱不與易也。非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何出自晨門之口。人便以爲非知已也。

予聞之周介生曰。忽然問陳。兵氣露矣。殺機一發。此時已有父子爭國氣象。夫子急於見幾。故記者下一遂字。蓋此時仰觀天下大勢。已預知春秋必爲戰國俎豆運窮。軍旅氣盛。遂退而刪述。歸與之嘆。所由發於在陳也。此是夫子一生出處大關鍵處。莫潦草看過。

大抵讓之心多從疑避依傍之心而生。劈頭提一當字。眞有無尙無加爲任爲道。乾行鼓其健。鬼神避其鋒。此處精神識得破。看得透。不讓便不煩分疏。

乾元亨利貞。貞與天地合德。諒不過匹夫匹婦之事耳。君子然乎哉。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黃葵陽云。玩註推字。作未然看。張侗初云。定公五年。陽虎已囚桓子。宜作已然看。愚玩故夫二字。從天運人事上斷之。不必拘已然未然。還是當然必然之意也。去公室五世。剝極當復。逮大夫四世。勢極必反。

生知者。只與不學者分個上下耳。若夫學知之次。是卽次於生知也。困學之又次。是卽又次於生知也。人奈何不學而甘自下之乎。況神明以議擬成變化。生知之得意處。正在學才情以習慣成自然。學知之得力處。無非生。究竟生無二義。知無二解。上次云者。卽先後之說也。如燃琉璃於一室。先者能照。後者未始非照。雖有先後。實無異同。

心之官則思。思只是一思。但其用處有九耳。故君子先立乎其大者。君子思不出其位。

人生而後皆習也。而性自與之相守。夫離習言性。無以開動靜之門。而離性言習。無以體陰陽之撰。故相

近。切不可從未習之性。言從習之時。識性之覺。性果不相遠也。相遠切不可從性外之習。言從盡性之時。分安勉之界。習果不相近也。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須玩一人字。人與人相關通。由一身而達之家國天下。無不關通。便可以闢開面牆境界。文王江漢汝墳之化。正是與人相關通處。女爲爲字。須實實體驗。有終身行不盡一步不可舍之意。不是諷咏誦讀已也。

近說都因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文法。遂酌之於不近不遠之間。當必有道。愚玩之可發一笑。安得有不近不遠之法也。養之者。須想近之不孫。何爲不孫。遠之則怨。何爲而怨。則近之自不不孫矣。遠之自不怨矣。養之道得矣。

人都謂柳下惠爲和。請參直道事人等言。和耶介耶。

孔子攝行相事。三月大治。是一意張公室。非特齊懼之。桓子已心懼之矣。故不曰魯君受。而曰桓子受。明乎桓子之行孔子也。

變乃變化不測之變。然君子只是一個中和。本無三變。從望、卽聽、上見其變也。

德者。吾身所得行之理也。出入者。出入於德也。言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由之而無不可也。非以出入爲踰閑也。

則仕則學。不是謂仕優便當學。以爲盡性之功。不是謂學優便當仕。以爲經綸之本。仕與學原不分出處

兩項。儻仕能參贊化育。仕何等優。然參贊處。卽是盡性。雖廣土衆民。於性分有何增。故仕之優處。卽學也。學能致中致和。學何等優。然中和處。便是位育。雖窮居陋巷。於經綸有何減。故學之優處。卽仕也。世人不知儒者眞性命。眞經綸。便以仕學看作兩項也。

仲尼日月也。不是喻詞。亦非影語。仲尼搏捖陰陽。陶鑄羣生。無仲尼而萬古長夜。有仲尼而日月中天。不知仲尼仰觀日月。日月乃太空之仲尼。旣見日月。燦然仲尼。仲尼乃人心之日月。

欲仁而得仁。欲者。欲立欲達也。得者。立人達人也。此欲從萬物一體之念而起。縱天下歸仁。與我本體毫未增設。又安得而議其貪。

不知命三節。通重一知字。而君子二字。又須逐節插入。命者。君子之宰也。不知則窮通吉凶關頭打不破。未免行險僥倖。禮者。君子之範也。不知則精神不堅。未免毀方狥欲。豈是中立不倚。言者。君子之資也。不知則臧否莫辨。未免進退倒置。豈是知人則哲。

人主不恬情庶物。安知生意在乾坤。不與時茂對。安知生機在肺腑。不取譬本懷。安使懽情在宇宙。故能樂不能樂。只在偕樂獨樂之分耳。夫偕樂卽是能樂處。獨樂卽是偕亡處也。

教化關乎民風。人心係乎世道。學術不正。異端雜起。故下個謹字。申孝弟處。正所謂謹也。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食人。摠不孝不弟之流毒。是師儒董督之時。惟申明之是謹。

大凡刻薄之人其氣脉多不長。如草木正當生意藹然之時而斲削滋甚則生意頓斬。故曰無後。予承庭訓云殺人何事也而乃嗜乎將有以利吾國乎只緣嗜利故嗜殺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只緣嗜欲故嗜殺嗜之一字令人牧者聞之亦宜慘然夫牧者養也養人者而殺人忍乎不忍乎心一也殺觳觫之牛而反不忍其觳觫危無罪之民而反快以求大欲豈見牛未見民耶不推可乎不度可乎不反可乎

交鄰國之道不過是保天下國家相安于無事耳而保之之道則曰仁曰智而通仁智之窮則曰勇然仁智曰保勇曰安安卽是保勇處卽是仁、智、處仁、智、勇不是三項

通章畜君者好君也句儘重雖是釋詩孟子却隱隱射着自已說見我以民之同樂畜王之獨樂無非好君之心也是畜君者好君也自是孟子的心事而景公、晏子不過借客形主耳

穆公曰三十三人孟子曰幾千人穆公曰戰敗民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孟子曰凶年君疾視其溝壑之死而亦不救此是出爾反爾之宜然也究之君行仁政而疾視長上之民卽爲親上死長之民夫親上死長亦只是出爾反爾也

試思民方效死而弗去全在則是可爲上則是可爲卽下疆爲善而已矣不專在城池上着筭計也

昔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動心正是孔孟相同處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曰我知言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是告孟之異處然不動心只在知言養氣上

養氣者養心也知言者知心也而知言養氣又不可分兩平看夫養氣由乎集義集義卽可以破義外之言

至者到也次者寓也言到某處卽寓某處謂志之所到氣卽隨而次焉而衞吾志也故持志須要無暴其氣莫分平看正應上勿求於氣不可

氣與義非兩也氣之眞現曰義氣之精注曰集義氣之機發曰集義而生集不是積義不是事集者棲止也集義者謂心棲止在義上也卽大學所謂止善也

皆不爲也是皆不動心也是則同捻是不動心之同處後三節獨賢于堯舜一節最難講嚮以堯舜一時中天夫子萬古日月分賢否近以允執厥中不免着意一以貫之何等自然分賢否捻未是夫堯舜豈易復有賢者須玩一遠字堯舜未有夫子不過遂成唐虞之堯舜堯舜旣有夫子遂成萬古之堯舜故非堯舜賢而夫子賢也非堯舜遠而夫子遠也非勳華事業遜祖述之精神在堯舜爲唐虞之天子在夫子爲春秋之匹夫然堯與舜已可並觀而夫子誰其並之

以德行仁者王句分說德仁不得倒說行仁以德不得卽倒說王者以德行仁亦不得所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從來伯者未有之局也故曰王國家的事一日二日庶務萬幾如何得暇玩下雖大國必畏則一說指無敵國外患言非言無所行事也最得

無敵于天下人君所願也欲愜吾心之願須先調天下之願究之天下之願遂而吾心之願遂矣然吾心

之願。凝而爲信。信者上之眞。天下之願。暢而爲悅。悅者下之眞。信能行。天下悅。上下一眞相聯貫也。此所以爲父母子弟也。

全體之心不可見。則于其端矣。保四海之心不可見。則于其哀孺子矣。先王之心不可見。則于其今矣。今人之心不可常。則于其乍矣。然卽今人乍見孺子的心。正不忍之心也。卽是全體的心。卽是保四海的心。卽是先王的心。卽是常有的心。但要知皆擴而充之耳。亦不必如何去擴充。只是以見孺子之心見四海。而見四海常如見孺子。只此便是擴充。如齊宣不忍觳觫。是乍見惻隱之心。文王視民如傷。是常見孺子之心。

論伯夷曰不屑就。論柳下惠曰不屑去。則隘與不恭。專在去就上言。君子不由也。可以去則去。可以就則就也。

孟子之爲蚔鼃。爲齊也。爲王也。實自爲也。借一蚔以爲感悟之地。遲一身以爲啓沃之資。故不去不安。欲去不忍之心。乃托之于進退餘裕之微詞耳。近都執着無守無責。乃賓師也。不必去也。夫士師固可去。而賓師獨可浮沉如是耶。令人悶悶。

當時出使弔滕孟子。是主王驩。是輔行事者之事主者也。治行事者。有司之治也。未嘗與之言行事者。謂既或治之。夫何言哉。故公行之弔。孟子不與驩言。驩以爲簡。孟子以爲禮也。則弔滕而未嘗與言行事者。亦是守禮也。近都謂不與言行事。不與之交談也。焉有一往一返而不一與之交談也哉。

初見孟子。正是性善之發露處。復見孟子。仍是性善之念不容已也。莫便說他染了習氣。

玩末潤澤二字。方纔是仁政。夫仁有發生之脉。古今相通。脉不條暢。如夏后氏之貢世久而神去之矣。仁有流行之機。上下相倚。機不浸灌。如滕之世祿毛附而皮無存矣。故須君與臣潤澤其間。不然而漫曰必井田。必學校。必經界。必世祿。猶屬執着枯滯之象。

當時滕未嘗果行井田之政。亦未聞竟行並耕之說。但中國堯舜周孔之所化者也。許行以並耕之說亂之。甚于洪水猛獸之災。是不能亂滕而先亂堯舜周孔之道者也。不可與同中國矣。故陳相學之。而孟子闢之。亦非爲滕闢也。爲堯舜周孔闢也。此正是息邪說。距詖行之一端也。

堯舜不得禹皐陶、不曰爲天下憂。而曰爲己憂。眞是把一世之饑溺禽獸。視爲一身之疾痛瘝瘉。而憂始切。下得人謂之仁。不曰爲己。而曰爲天下。直欲把一人之疏通拯救。回一世之疾痛瘝瘉。而仁始普。故爲己爲天下。自相照映得好。

韓子謂孟子闢楊墨而功不在禹下。予謂許行爲神農之言。混堯舜周孔之道。更甚于洪水猛獸之災。而孟子獨闢之。更大于疏通排決之功。何也。禹有功于一時之堯舜。孟子有功于萬世之堯舜。

夷子厚葬其親。正發于一本而爲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其可以歸儒者。正在此。惜溺于愛無差等。而不能自見其本心。故孟子只從此挑發。使之自見其一本之心。又把上古不葬親之慘。打動他不忍薄親的念頭。所以一撥便轉。使天下後世。不終曰墨者夷之。夷之亦幸矣。

天下眞君子必不與小人作緣。嬖奚小人也。良不貫與小人乘。獨可暫與小人乘乎。當擯之于初。不與奚乘可也。既而蒙誚。後當遜以明志可也。必至請復而受小人之品題。然後絕小人。良亦好名矣。雖直尋而枉。不啻尺矣。若王良者。君子亦羞稱之矣。

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妾婦只順一夫。如儀、衍者。既登嬴氏之床。又荐六王之席。綢繆變幻。強人作合。是妾婦而淫人者也。移人者也。屈人者也。嗟乎。以丈夫俠骨而粧此千般百態。到處傾危。更焉得爲妾婦乎。

守。對攻看。如當時楊墨無父無君。皆攻我先王者也。道之戈矛也。孟子獨于攻之時。而入孝出弟。居仁由義。故曰守。不曰後學待我。而曰以待後之學者。以字最有力。

滅殷祀。不曰湯讎。而曰光湯。何也。夫湯、武、原不以天下爲私也。湯以伐罪弔民爲心。武以取殘救民爲心。故受虐民。實爲湯減色。而武救民。便于湯有光。令此時而湯在。亦必討紂而誅之矣。令此時而武不伐紂。反晦湯之心矣。是武對湯。猶舜對堯也。

須玩末句一養字。古者不爲臣不見。非第以不見重也。蓋以養重也。故養盛如孔子。然亦未嘗以見屈也。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見猶不見。如干木、泄柳、迫而不見。似覺太亢。而主持于不爲臣之日。具有涵養。而曾子、子路、又于未見之先。默養于言笑舉動之間。如是則君子之不見諸侯。正有所養而然也。

予承庭訓云。天道得已而不已。故亂。人事得已而不已。故亂。聖人不得已而不已。故治。是不得已三字。實

禹、周、孔、孟、相傳心法。倘天道人事。得已而已。則禹周孔孟。自然相忘。倘禹周孔孟不得已而已。則天道人事。成何底止。不可知不得已之故乎哉。

從來聖人。只是爲正人心計耳。通章須重正人心三字。如禹之時。洪水汜濫。而人心亂矣。禹抑之而天下平。天下平而人心正矣。平者。正之體也。周公時。夷狄猛獸。而人心亂矣。周公兼且驅之。而百姓寧。百姓寧而人心正矣。寧者。正之象也。孔子時。弑父弑君。而人心亂矣。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臣子懼而人心正矣。懼者。正之機也。孟子時。邪說詖行。而人心猶未正也。所以承三聖人之後。息之距之。而曰我亦欲正人心。則息之距之。正正之之漸也。

孟子闢仲子之廉。亦闢楊義墨仁之意也。然闢楊曰無君。闢墨曰無父。闢仲子曰辟兄離母。可知儒者之道。只在君臣父母兄弟之間。

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恒言可謂引而不發。身字要看得在恒言之中。莫在恒言之外。

自暴章後兩人字。應前兩自字。謂仁義人所自有。人自失之。所以可哀。人字自字。自是通章血脉。

民治上獲友信親悅。所云動也。然動之機。總握於誠身。思誠是明善。至誠是誠身。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秀才家動云至誠動物。然動字下原未說出物字。又何必蛇足。

民遇善戰者而無民矣。刑加善戰者而無刑矣。卽化善戰者之一身爲盈城盈野者之億萬身。而罄行陣中之戈矛劒戟。磔之糜之。猶未足爲快。何也。總之一人之死。不足以服萬民之命也。故曰罪不容於死。

夫人爲惡。非不令眸子知。而眸子亦非不爲夫人掩。乃不能也。正從掩之時而不能掩。百千做作。瞭眊畢獻。夫人畏大庭。何如畏眸子。夫人慊清夜。何如慊眸子。徐自溟曰。觀其眸子。亦須要吾之胸中正。以眸子之瞭者觀之。不然。自己不瞭。如何能見人之眊。

須從人字上着眼。假恭儉只是粧餙自己一身。至於待人。則侮之矣。取人則奪之矣。孰知匹夫匹婦。皆歸吾謙冲恬淡之懷。烏自恭儉標其色象。而侮奪藏於心肺。

君子未有不教子者也。易子之說。爲不肖子通其窮耳。然亦無非教也。

君仁。君義。都從君正後發生。故上說格君心之非。正是正君也。所以下面只頂君正收拾正君國定者。正見格心之要耳。

玩文法。至樂則生矣五段。已完。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抑揚一段。蓋垂重生字也。生字對實字看。無實則生機立槁。故非實不能生。無生則實心亦寂。故非生不能徵實。君子務其實。正務其所以生也。上論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可參看。

養者。如天地之養萬物。包容靈蠢。而漸施鑪錘。棄者急於成就。因不中不才。而竟以苦難擲也。以頑鈍格也。其衷亦褊淺極矣。故曰不能以寸。寸者。褊淺之意。有不爲而後可有爲。觀秋冬有收藏。然後有春夏發生。況人得四時之氣者也。

世人外來的日增。本來的日減。大人原無可增。安得有減。故曰不失赤子之心。

賢者。國家之祥也。蔽賢者。將天地之瑞氣。宇宙之泰機。悉爲蒙昧。方寸之內。唇吻之間。盡是一團厲氣。故曰不祥之實。

存之爲幾希。由之卽爲仁義。含之爲仁義而散之若爲倫物。自是渾合。

仁義。正是乃個幾希也。非能存者。不能行。而非有妙於行者。亦不可言存。是存卽存其所行。而行卽行其所存也。

幾希一脉。堯、舜、所謂不思而得。禹、湯、文、武、周公、所謂思則得之。思之卽前所云存之也。通重一思字。禹之好惡。湯之執立。文之視望。武之不泄不忘。皆思也。

桓文挾天子以令諸侯。猶知有周。孔子作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非黜覇也。正存桓文以衞周耳。此義誰人曉得。義是由仁義行之義。幾希之脉。著於天下而爲迹。著於人心而爲義。迹屬天子。義托匹夫。迹熄則幾希熄。義存而幾希存。是取義正以扶迹者也。

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天命之性也。吾心之故物也。順此故物。而不穿鑿本性。便是大智。智也。性也。一也。又何論性論智之紛紛也。

亦憂亦喜。自然而然。但知有憂喜。不知其爲象也。馬君常曰。象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兄之理也。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矣。弟之情方來。兄之情卽往。故自信而喜之。奚僞。

有客問舜當時處象富之貴之。親愛極矣。又欲常常見之。到底親愛若周公之於管、蔡。不能無議。予曰。不

然。管蔡得罪于周之朝廷。象不過得罪于舜之一身。得罪於朝廷。雖弟無赦也。得罪于一身。雖疎無誅也。況弟乎。且管蔡之得罪於朝廷。猶四凶之得罪于天下也。周公之誅管蔡。亦猶舜之誅四凶也。虞舜、周公。易地則皆然。

章中引詩、書、語極多。較他處不同。只爲咸邱錯引了浪語。故謂援語莫如詩書。中間又着說詩一段。全是教他讀書法。周介生曰。書法迎人曰逆。逆者欲彼之來。而我先往之謂也。故我之精意先往于古人。而古人來矣。悟此旨。可想見聖人時時空中晤語。袁石浦謂以我之眞精神默相迎也。最得。

首云天與之。中云薦之於天。而又云暴之於民者。何也。蓋從民心上驗天意也。倘民心不與。卽天亦不能與也。故朝覲、訟獄、謳歌、民心也。卽天意也。民歸也。卽天與也。故曰天也。末引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正謂天意在民心也。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於此可見。予嘗承庭訓云。何以見其百神享也。必百姓安而百神始享。朝覲訟獄謳歌。正是百姓安處。卽是百神享處。故神享須于民安上見。啾石公曰。太誓之作也。是征誅之天。決于民心。引証此處。見揖讓之天。決于民心。卽此便見禪繼一天意。

若說禹有個道在。而啓賢能以敬承之。則敬與道爲二矣。道與敬無兩層。堯兢兢。舜業業。禹祗台。摠只是一個敬。敬者。堯舜禹相傳之道也。惟啓賢能敬承繼得禹之道。繼禹之道。卽繼堯舜之道也。傳子卽傳賢也。

子路以告。或者有感于南子之可見而云然也。不然。向也不悅內君之見。今也反爲內親之媒。何出自兩

人哉。命之當然。便是禮是義。是有禮義在。卽此便是命矣。夫禮義者。聖人之命也。謂有禮義而命不足道也。非也。

爲貧而仕。只說道不行。莫說不行道。仕有變通。而道無伸屈。貧亦道之所寄也。引孔子仕貧盡職一段。正是行道處。

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正字是一章主腦。何則。君臣之際。獨有一正而已。諫而易位。諫而去。諫君者之正也。對以易位。對以去。又對君者之正也。王勃然。是王之不正。王色定。亦是王之正處。

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非惟說義外不是。幷說仁內亦不是。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我則曰。告子未嘗知仁。以其內之也。

彼長而我長之。通一句說來。必便非外。若但見得彼長一邊。豈不顧奴失主。孟子曰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以矛陷盾。極辨析得妙。

問。心性情才之辨。曰。譬如穀種。一粒穀。是心也。其中之生意。性也。發而爲芽。情也。芽之發處。才也。此青雲堂最透語也。予嘗承庭訓云。情所露之靈。固性所藏之覺。而性所引之緒。卽才所伸之機。夫才固所以運仁義禮智之性。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者也。袁小脩謂才是良能自然之運用處。極得。

前言鑠者。以火銷金。外逼內也。道心惟微之狀。如此。此曰陷溺。以水沒人。內汨外也。人心惟危之狀。如此。出入二句。就心之活潑處看。最妙。若領存亡說。則出而當天理。出亦存也。入而錮人欲。入亦亡也。

學者學聖人之道者非學射者學匠者心之所期曰志目之所倣曰以須虛虛摹擬亦字神情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先王制禮以防之是禮原爲食色程食色之重也正禮之重也且也禮食饑死
親迎不得妻之說非論禮之常亦非論食色之常任人何瞶瞶也
服堯誦堯行堯須垂重行堯句不然倘徒誦服已也不幾與形骸論聖者等耶徐自溟謂服堯之服未已
也誦堯之言未已也必行堯之行焉語極斟酌
歸者莫作歸家說只是還而自體認于良心眞切之地然心之所運即合得道道之合處即是師
中國經制聖人予後世以不容輕之勢正操後世以不敢重之權輕正重之漸也所以把重意找在末後
毋爲富桀者藉口
存心即是盡性養性不外存心心有出入故言存性有善無惡故言養
無爲其所不爲章兩其字一此字俱指本人初心說兩無字莫作擴充克治二意認得初心最直截最簡
易一生更無餘事故曰而已矣
聖人治天下仁天下者也然未使民仁先使民富欲使民富必使民節下使菽粟如水火使字有力正上
二節意非另有奇術可使菽粟如水火也
此是闢子莫不干楊墨事因子莫執中執楊墨之中故特借楊墨爲話柄耳若瑣瑣纏楊墨便顧客失主
矣葛海門曰儒者精一之中非兩在之中允執之執非拘執之執一貫之一非一隅之一自含百百自

歸一。無不舉也。無不中也。楊墨執一以爲一。子莫合兩以爲一。均之廢百以爲一。何取于一。見逃楊逃墨者。無以子莫爲轉境也。

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此伊尹之志也。予不狎于不順而放之。亦堯舜其君之志。不得不然耳。然志不可見。亦曰予不狎于不順也。志之可不可見。亦□民大悅也。

不曰盡性。而曰踐形。須從形上講。如耳目形也。聰明性也。極耳目之聰明。方可名曰耳目。是踐形也。孔之耳順。曾之啓手啓足。孟之睟面盎背。是也。

不如無書。不善讀孟子者。將使子輿此語。爲始皇藉口。則又不如不讀孟子。夫孟子之意。蓋爲當世無仁人。徒血流杵口。寔武王耳。

不行於妻子者。天下耳目遠。猶可塗飾。妻子耳目近。最難塗飾。

性之所在。皆法之所在也。但聖人卽性是法。忘乎法者。可以立命。君子從法反性。行此法者。所以俟命。行法者。卽行性之之法也。如前盛德四句。處處是性。處處是法。行法者。行乎此也。或曰。何以見其是法。曰。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

進取不忘其初。初者。先天之本體也。若鄉原。都是後來僞飾的象貌。故曰賊。後云經者。正萬世不易之本體也。

在中道昭揭之後。則其經主遵。在鄉原亂德之後。則其經主反。反之力甚厚。反之心亦甚苦。

若說孟子是見知。當時已有顏、曾、思。若說孟子是聞知。時尙未五百。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不必將見聞知纏貼講。徐自溟謂猶言此遂無傳孔子之道者。則又有誰傳孔子之道者。更覺語極流活。唯知體千古常留。豈眞有所見聞也。亦聞見吾心之知而已。故子輿氏說兩個無有。蓋不管聞見。只自任一個知。自覺道脉貫通。若向聞見上索子輿。則失子輿矣。如今日我輩求孔孟道脉。抑在耳目上索聞見乎。還在吾心中求知乎。些子會心。眞是從來聖賢傳心之脉也。予私心竊嚮往焉。敢以是名茲集。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定爲集註章句。而發狂肆詆者。至譏其狹小讀者之眼孔。此其無傷朱子。明矣。然迂泥自狹之徒。又或兢兢墨守一字。不敢外窺。又豈朱子之所許耶。夫古人世不相及。而心則相通。我能以心上通於古人之心。卽旁搜遐證。不得謂異而非同。我不能以心上通於古人之心。卽抱闕守殘。不得謂同而非異。試觀朱子上採諸家註疏。以下及同時羣賢之說。折衷論定。而或問、語類、文集之中。前後之案不嫌並存。泯其異同。而廣其疑問。此其用心之公溥何如。而學者顧猶泥而執焉。或輕以肆焉。獨何心哉。此以九朱先生以些子會心自名其著書。而眞爲善守朱子者也。先生承其家學。諱一麟。字應我。今書中所載過庭之訓是也。名噪復社。所著尙有慧關問業、劍閣痴譚、愼獨集、江東三社古今人物評、子史品略、諸書。今皆不可得見。而此書又以卷帙浩繁。不能備登。因稍採而輯之。若學者欲窺全豹。則自有原書在。

嘉慶五年九月九日。後學趙紹祖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拙齋學測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王永榜）

G一五一二上